



堆钢材就像跟他怄气似的，愣是躺在库房里一根没动。折腾了几年，非但钱没挣着，反倒赔了个血本无归。老张气得满嘴冒泡，大病了一场，最后将那堆钢材当废铁卖了才算完事。

在消停了两年后，老张那颗驿动的心又被撩拨了起来。他想到了报考公务员。虽说教师享有公务员待遇，可那不过是写在纸面上的空文而已。在现实中，教师的待遇怎能望公务员之项背？于是，他买来书籍、找来试题、请来老师，开启了“三更睡、五更起”的备考模式。

然而，毕竟僧多粥少，要想捧得这只金饭碗谈何容易。五年中，他先后经历了五次公考，参加了十次培训，做完了千套卷子，但每次不是被人挤下桥，就是被人当“炮灰”。他心冷了。

后来，全民炒股。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街头小贩，许多人都倾其所有投身股海。那段日子，老张的耳边时时充斥着“涨涨涨、跌跌跌”的声音。终于，他坐不住了，开始涉水股市。白天，他四处寻访高人，忙着打探行情；晚上，他又挑灯夜战，扎进数据堆里，分析大盘走势。他的心就像艺人手里的皮影一般，被一根根红丝绿线牵引着，忽高忽低、时忧时喜。

然而，终究时运不济、“钱途”不佳，自他入行的那天起，股市就像塌了方似的，一天熊似一天，不仅绿了芭蕉，而且绿了樱桃。他被套了。

再后来，电商兴起。听人说，这买卖不用多少本钱，只要坐在电脑前，动动手指就能日进斗金。他心动了，于是一边教书，一边暗自经营网店。

网店的生意不随人愿，有一搭没一搭，闲来愁死，忙来烦死。为此，一向仰天走路的他竟成了十足

的低头党，每天“机不离手”，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交易信息。渐渐的，他摸出了一些门道：什么林子出什么鸟，什么时节卖什么药。他真的“动动手指，日进斗金”了。眼看着生意越做越大，不料有人红了眼，竟然一纸文书将其告到了教育局，说他上课玩手机，不顾学生，只顾生意。那一年，他被全市通报了。

他本想就此辞职，专注营生，可终究狠不下这颗心，到底还是弃了网店，重返讲台……

风越刮越大，雪越下越紧。不远处，传来几声沉闷的钟声。五点了？六点了？他想，可双脚却依然直直地站在雪地里。哎，如果当初没那么杂念，心无旁骛地朝着教书这条道走下去，今天或许是另一番景象了。

他想到了小徐，也属羊，整整小他一轮。记得刚到这所学校时，简直就是黄牙孺子，满脸的稚气，满身的酸气，跟人说话还会脸红。可现在，人家头上顶着一大堆的光环，小小年纪就评上了高级职称，不简单啊！

还有小梁，与小徐仿佛年纪，也是老张看着长大的，甚至还手把手地教过他怎么备课、怎么上课、怎么处理教材。可如今，这孩子早已是市里的名师了。前些时还出了本书，写的就是当初发生在这里的事，里面还提到了自己，颇多感念之意。哎，人生如梦，感慨啊！

至于老袁，那就更甭提了。想当初两人一同来到这里，一同住进东面的这幢小屋，一同求学问道，还常常为一个相左的观点争得面红耳赤。而今，人家去了省城，还评上了特级，飞来飞去到处讲课，风光啊！

“哎——”他又叹了口气，默默地望着漫天飞舞的雪花，不禁泫然泪下。“皇皇三十载，书剑两无

成”，若能重回那个黄金时代，该有多好！他想。

“爸，回家了。”空气中划过一道清亮的声音，粘粘的，磁磁的，一如当年的老张。

老张转过身，轻轻拭去眼角的泪滴，隔着如絮的雪帘，定定地凝望着儿子。

儿子刚参加工作不久，在城区一所小学教书。小伙子人长得帅，工作又踏实，人缘也好，所以颇受领导赏识。这不，学校年终评先，“最美教师”的光环出乎许多人意料落在了他的头上！那天，老张一边摩挲着那本红红的证书，一边乐呵呵地望着儿子，破天荒地喝了两盅“女儿红”……

“爸，天黑了，吃年夜饭了。”儿子催促道。

“哦，好，就回。”他忽然想起，今天是大年夜。过了今天，就是新年了，他正好五十周岁。来年，他就要去乡文化站上班了。站长是他学生，很照顾他，据说只让他扫扫地、烧烧水、分分报、取个快件什么的，没旁的事儿。

回家路上，老张心里想着，有了自己这蹉跎半生的教训摆在眼前，儿子一定能专心致志教书，不会重蹈自己的覆辙。

不管怎么说，天命之年，老张到底还是离开了讲台。

（作者单位：浙江绍兴市上虞区小越镇中心小学）

责任编辑 黄佳锐
实习生 谢欣



师道

二〇一七年第二期

